儉賤詩書者或可動其警惕之心
亦庶乎保家守業之一助云
萬曆甲辰十月吉旦七十八歲五
世孫王之垣謹書

大槐王氏念祖約言世記

五世孫戶部左侍郎王之垣　恭紀

六世孫浙江右布政使王象晉　手録

七世孫湖廣道監察御史王與胤　壽梓

廩　生王與朋

增　生王與敕

八世孫

庠生王士瞻
庠生王士和

庠生王士鵠
舉人王士熊

庠生王士雅
庠生王士禄

庠生王士鶚
童生王士松
王士登
王士培

九世孫 庠生王啓淳
庠生王啓泓
童生王啓溥
王啓澤
王啓沆

十世孫 童生王兆栢
王兆桐
王兆楠
王兆杰

同較

大槐王氏念祖約言世記

瑯琊公記

戶部左侍郎五世孫王之垣 恭紀

浙江右布政使六世孫王象晉 手録

湖廣道監察御史七世孫王與胤 壽梓

高祖瑯琊公諱貴其先青州府諸城縣人住初家莊配高祖母初氏實故瑯琊境也元末白馬軍作亂公移新城之曹村居趙氏廡下遂世為新城人今宅地尚存嘉靖年中族人崇秀賣萬曆年五世孫之垣贖回

公耕牧勤苦獲贏餘用饒樂善好施谷峯于公有傳

垣昔聞我

祖頴川公云高祖母初氏大風吹至宅舍

高祖配馬又曾記先四叔所撰族譜云高祖係諸城

初家廟前住配初氏二說不知何者為是今王氏

初氏在諸城者不知何如俟便當一訪問

贊曰諸城樂土也安土重遷人情也公何為至此相

傳謂公擊白馬軍不勝懼害移居迄今子孫繁衍

多業詩書登科貢者公之福德智畧誠過人哉宜

其為我王氏始祖也子孫念諸

瑯琊公傳有小叙　東阿于慎行東閣大學士

史氏曰古者氏族之法以郡國地望甄其流品可

遡而陳也自此法之不講而豪宗華胤無所稽其

瓜瓞世家之籍闕焉王氏之望以瑯琊為首蓋顯

於魏晉之間然即丘公之後舉宗南渡遂為江左

大族烜赫至今而睢陵公之裔一再傳而後無顯

者及太尉僕射亦然不以散落北土而譜諜佚與

我

自嘉隆以来新城王氏始以科名閥閱為海岱冠冕蓋
瑯琊之宗留在江北者至是而遠有耀矣非神明
之胄得天能若是乎然亦以譜諜無考宗祀不可
得詳惟記處士貴公徙自瑯琊其德義有過人者
亦足以知啓祚流光厥有淵源非偶值矣予與司
徒公父子遊得其大都作瑯琊公傳

瑯琊公者諱貴新城王氏始祖也其先居諸城之初家
莊實故瑯琊境故以號公公故一布衣爾而儻蕩負
奇以任俠自喜雅多智略樂善好施急人常先於已
當元之末有白馬軍作亂横行東方郡邑莫能禽制
公毅然發憤結里中少年數十輩各帶弓刀持梃約
以冦至出擊至則身先嘗賊少年奉其要束亦無不
自奮者一日有賊數騎抄畧村里其一蕩而汲於井
公飲之罌梧其背斃焉餘騎大驚走去則整其衆來
索操罌者公因從旁跳匿至新城之曹村依趙氏居
一日大風晦暝及霽見一女年及笄在趙氏廡下詢
其姓氏里居云姓初居諸城之初家莊遂以配公是
稱太媼已以曹村地僻無所殖産又徙業邑中耕牧

作苦權金穀之貴賤以子母息獲贏過當家用益饒
而其好施愈甚度歲租入幾何自輸官及衣食有所
贏餘悉以賑貸閭左人以難告常傾槖周之不言有
無即又日作饘糜飯遊食僧道持鉢掛笠填門坐而
傳餐終不厭也公凡五子其少者曰菩薩公伍菩薩
公初承父業家頗不給而好施不減其父然其事頗
近尤見誦說蓋里人目為菩薩也語具葉相國傳及
邑志中菩薩公四子其冢曰頴川公麟髫則為邑諸
生慱聞強識號為大儒不第以明經貢仕至頴川王

贈

傳

少司徒語具蕭少宰傳頴川公四娶而生八子伯曰經
歷公耿光仲曰太僕公重光同時以儒術顯名聲皆
如頴川東人以雙璧目之然經歷公亦不第以明經
貢仕為幕吏而太僕公第進士仕至貴州參議以忠
勤死官
太僕少卿語具侯中丞誌太僕公六子長之翰封副使
次即戶部尚書之垣次員外郎之輔次同知之城次
按察使之猷少者之棟縣令孫凡十九人皆以儒顯

象乾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象坤左布政象蒙監
察御史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禮部郎中象斗戶部
主事象節翰林檢討象恒監察御史象春進士象泰
舉省試待對象震邑訓象豊守備象艮象復象益象
履象曾等皆諸生有名曾孫十八人先第者與善而
經歷公少子之都舉乙未進士為開封太守諸孫遊
庠較皆奕奕有聲蓋自太僕公之後至今僅六十年
南宮所奏士籍若東省鄉書王氏子弟幾無虛牘又
皆不出首簡而劉太淑人年且九十安司徒公之養
諸子及孫過家上壽朱輪華轂羅列門庭簪笏珈佩
俎筵為滿海內故家所未嘗有也然皆廉儉敦朴不
失寒素風類古之石氏柳氏而文雅勳名過之斯尤
難矣潁川追
為司農亞卿太僕追
為御史大夫而司徒公家居又且八十司馬以制府秉
鉞出鎮西南父子同時卿座又世所希覯何天之寵
祐一門顯融而光大之若恐其不足如此也積德累
仁世濟其美以克享於帝心則自瑯琊公始矣

舊史氏曰予觀王氏家乘異焉沈隱侯謂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材相繼如瑯琊之盛者以今質之豈多讓哉皇皇乎二千年之世族再顯故士與即丘相望也有如大修氏譜準晉唐所推地望則江北青箱且復為

朝冠矣何言海岱間哉然吾又怪瑯琊公父子以布衣處士之行所為德幾何而享天若是古亦有言活萬人者子孫必封又謂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夫施何論多寡徵其內心必有所獨至耳瑯琊公仁心慕義設誠而致行之天性則然所濟雖弘乃不自知其善況欲人知此之謂陰行德矣世之以財市義嗣其利者附焉而揭揭然操右契以待於天其志何如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以不有有也則王氏所繇興

植德公記

戶部左侍郎曾孫王之垣　恭紀

浙江右布政使玄孫王象晉　手錄

湖廣道監察御史聞孫王與徹　壽梓

曾祖植德公諱伍配　曾祖母劉氏　高祖第五子性

醇謹孝友年四十無子乃奉佛齋素寺廟多所修建

尤好齋僧人號王菩薩門右植槐一株槐下施粥濟

貧人稱為大槐王氏云生四子臺山葉公有傳

公性至孝每果菓鮮物必先以奉親昔見畢易翁云令

一老祖孝子也曾市中手棒鮮果問之云將以奉老母
公每作糜粥飯餓者於槐下僧道餓夫各分坐定然後
給之食曾於本縣興教寺東南精舍會一老僧宗敞
年近九十曰你老祖善人我師在日每見饑餓人使
我送令老祖管飯又備言僧道俗人分坐施粥之事
甚詳向與戶部弟之都言曾祖施予事弟曰當時家
非有餘積也尚務損已濟貧今如放債取利是祖宗
以不足濟人今日反損人利已豈不背祖訓而取憎
惡於神明耶予曰弟此言名言也因併記之

有醉人過城隍廟神縛之口稱得王善薩來救我公至
禱畢酒人無恙事載邑誌
有盜穴墻入公覺而憐之乃與粟物遣之去初不欲人
知也

贊曰公以布衣行義終歲勤動所獲專務施予濟貧
則急人先於已惠盜尚不欲人知若無所為而為
善有所畏而必不為惡者卒之見重於神明貽福
於子孫孰謂天道無知陰德無報耶是可為作善
者之勸子孫念諸

植德公傳

福唐葉向高 少師大學士

今宇內推名家則新城之王王氏自北海遷及今僅數世耳而冠蓋蟬聯頴川基之太僕柘之司徒中丞父子益光大之詞苑中臺藩臬曹署錯起代興何昭鑠也豈其先有達人陰德厚乎余頃獲交中丞公論其家世乃知王氏之大非偶爾矣蓋中丞有高祖諱伍以布衣行義鄉人德之布衣公父諱貴居北海初家莊適元末白馬軍作亂貴公徂擊之殺一賊度竟不能抗乃避居新城新城之有王氏自貴公始也貴公五子公其最少者公最醇謹事父母諸兄皆得其歡心尤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餘悉以振鄉里之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疎公時作糜哺餓者諸餓者以次坐戶下受糜紡其笠于槐纍纍如也鄉人呼公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氏語具錢令尹記中歲旦公禮神盜撤屋椽公念此何時也而甘行竊非饑寒逼迫不至此遂自撤其椽手二布與之一夕貧生某窺公寢且穴壁公從燈下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遺粟數斗竟隱其姓名公一

日出遊興教寺得遺金斤封歛還之卒無主者歛致之官府幾為名高乃盡以糴粟會明年大饑公益發所藏徧給之者所全活甚衆凡公所為德甚多然公絶口不歛言即子姓無知者獨鄉里長老誦說其一二如此耳有被酒者過城隍廟侮神忽身擧去地若懸困苦甚呼號於衆言其故衆為禱不解則曰若無為須王菩薩乃可耳衆共請公公讓讓神誕若乎乃公何當焉衆請益堅公不得已為一往禱辭未畢酒人已無恙矣匍匐涕謝徵公我何逃于神罰公曰此神德也誰敢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閭里少年聞其事相勸勵為善曰曷不自力學王菩薩以取敬於神事載邑乘中識者自是卜公後之必大矣公娶劉氏生六子長麟以文學為潁川王傅故稱潁川公潁川公八子其最顯者為太僕重光以貴州叅議歿於王事

太僕少卿太僕公六子最顯者為司徒之垣司徒三子最顯者為中丞象乾司徒兄弟則有為部郎憲長郡丞中丞諸兄弟則有為方伯御史冏丞翰林檢討邑

令孝廉詳具山陰王相國所為太僕公碑中太僕復有兄耿光為馬湖經歷子之都舉乙未進士皆忠孝相繩不獨以名位著云

論曰世稱布衣行義祚徭蕃昌則燕山之竇然竇自一傳而後鮮有著者王文正父子著矣乃三槐之植斤斤然操左券而責于天猶之乎有市心矣公以一編氓為德於人所不知神闡其幽猶引避不居同伯休之逃名陋馮煖之市義此其心豈敢有一毫以後嗣徼福哉愈引愈昌帝所命也太僕以死勤事施及孫子毋替作求世臣之烈于茲爛然矣論世者謂北海之王肇自虞氏神明之裔代必有興亶其然乎

潁川公記

戶部左侍郎孫王之垣　恭紀

浙江右布政使曾孫王象晉　手錄

湖廣道監察御史玄孫王與徽　壽梓

祖潁川公諱麟字舜禎號靜菴配　祖母沈氏繼配

祖母常氏　祖母岳氏　祖母盧氏以明經應貢入

仕授永平府學訓導陞河南鹿邑縣學教諭歷

潁川王府教授享年七十二歲玄圃蕭公有傳

公年十四歲本縣奉上司明文地方報名送儒學肄業

師不知為誰氏聞畢尚書父舉人名理者曾與會講
四書義
公自父祖以來家無厚積專務施予至公業儒益貧常
就食於舅氏劉家（劉任西閔北街西嘉靖年有劉和者自云為本家老親戚云）
公有三弟曰麒（生員）曰經曰綸兄弟和睦公皆為娶室
成家儉約度日怡怡如也
公體貌端重廣額豐頤盎背寡言笑尤篤厚故人在徐
署時有舊友定州同知張公頤者出差來拜公出陪
驩若平生不忍別（垣猶記之）
公家法嚴正在徐州宦舍時聞伯父繼配韓伯母寄書
云夫婦和家之寶也夫婦不和家之索也（垣時見之）
公經書子史精通尤熟於史曾令　府君取通鑑背斷
章篇篇背誦
公就養徐時（垣）年十六歲試文一篇公大悲慟時　祖
母盧問為何曰他日登科我不得見耳嗚呼慟哉
公就養徐洪　府君供奉甘旨甚懽嘉靖癸卯十月忽
病劇府君乞後言惟曰讀書讀書餘無一語

公傳

潁川王教授聞　府君中進士辭官致仕

王遣丘長史勉留請告不已

王始允之孫撫院曾寄府君書內云尊翁在諸王官中

端雅厚重如野鶴之在鷄群僕器重之尊翁不自言

僕不知有門下也

贊曰王氏文學科貢肇自　公公以勤儉承先詩書

啓後教化兩庠致身　王傳始終進退為世完人

迄今子孫繁衍科貢接踵咸以訓農業舉為務若

其天性淳者尊祖訓也即後人有一二稍不自檢

尚賴賢父兄相與關導引翼之詩云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孫諸念

潁川公傳

南寧蕭雲舉 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

王潁川公者齊之諸城人也諱麟起家潁川王傳後遂

宗為潁川公云其先大父瑯琊公徙居新城因屬籍

焉瑯琊公生植德公植德公生公蓋冢嗣也植德公

性倜儻好市義感槩見底裏攻苦茹澹矻矻乎門風

競爽矣公生而警穎彊記誦畢志丘墳沉浸載籍于

書無所不闚受書於邑畢大司空理齡十四補博士

弟子員有儁聲每試輒高等廩上庠謂一第可芥取
者然素困棘圍久而腹書經笥寘搜不遺餘力晉癖
元預方斯蔑如也隨例應里選拜永平郡司訓永平
附在湯沐稱肯善地公持軌廉褆躬靖嘐嘐修古自
鳴作多士鵠居然長者郡人士爭相景附等於畏壘
馬久之遷鐸鹿序廣屬功令無異校永時士方茅靡
波流乃壹稟于公訓無敢以浮道應者厥風瞿然丕
變則公力也語具鹿邑志中亡何遷鐸潁川傳脂車
戒迳士聚族而留至依依攀卧不忍別蓋其忠實心
嘉於縫掖誠壹之効如此既之潁川未幾而公疾作
疾且大漸仲子太僕公星馳問疾會風起舟人怖甚
太僕公叩天吴風頓息公疾亦瘳尋奉養於徐洪間
浹歲而公竟不起矣君子曰河伯効靈仲子之孝也
亦公佽信之徵也公內廉行修人倫醇備事大父瑯
琊公至孝所為黽勉求慝志者百端遇諸昆季門以
內蒸蒸如也而又不廢檢押用期底于成與人交務
揚其瑜而匿其瑕間以緩急求質成亡弗解者初娶
沈太淑人繼娶岳常與盧太淑人有八丈夫子伯諱

耿光為馬湖公仲諱重光為太僕公時比于雙妙而
伯氏用明經至馬湖幕府仲氏成進士官太僕勛勤
盡瘁以忠勤聞則有穀之貽也蓋公晚年而益課孫
謂仲也子者必名駒惜不睹其汗赤耳公既以太僕
公貴
戶部曹郎又以仲孫大司農貴
少司農屢
都御史少司農者仲氏子而今之總制黔蜀則公曾孫
也總制公繇中丞晉少司馬以平播善後拓土恢疆
有殊尤績譽望方鵲起諸孫而下幾七十餘人強半
入仕籍簪組莘莘餘亦多儁彥議者謂齊魯饒文學
或天所開右抑不知樹惇惟公發祥惟公其光遠而
自它有耀則先德卲而啓後之道閎也余恒謂董江
都在漢稱醇儒坐數奇不甚顯重史列其子孫類以
文學鳴代躋崇膴語有之蠖之詘以基信奕之食一
可以為贏則必得之數較然已誠歆保嗇迎龢昌源
衍慶惟在重積哉惟在重積哉居頃之總督公以尺
一來授簡不佞若謂潁川公名實醇粹雅意好修施

則未究而嗣人償之何容汶汶敬以屬子余囅然曰
卬之職史職也卬不頴川公之志將疇志矧有成言
曷敢辭則為撰次其事而表章之用睹天道焉
史舉曰世豔傳王氏未晳王氏所以其積仁纍義瑞
慶大来要之天道好還如取如攜者不虛爽也或謂
其不出邑屋安所得奇侅而食報若是夫士有隱德
匿景埋照烏事奇然而風教宗之月旦歸之其子孫
貴奕世而媺駢集也又何嘗不奇周自后稷公劉纍
纖積微以厚為基業遺榮矣而榮益附有以也盖余
傳王公事而愾然若有寤於隱功可券獲者藉令頴
川公不隱約德不重積其後裔未必甚盛噫嘻天可
誣哉

忠勤公記

戶部左侍郎男王之垣　恭紀

浙江右布政使孫王象晉　手録

湖廣道監察御史曾孫王與徽　壽梓

府君忠勤公諱重光字廷宣號濼川生於弘治壬戌十月二十五日卒於嘉靖戊午八月十五日配我母太淑人劉氏生六子明龍郭公翼軒李公有傳對南王公琢菴馮公有贊

公九歲　母沈太夫人見背　祖頴川公以家貧鮮供

給歆令廢學公哭泣又大書進士字於案上潁川公
曰吾試汝志非歆廢汝學也
公既失慈繼　祖母常氏撫之十四五歲時患瘡疾
祖母常為手自洗濯敷藥府君每常感念
公三日不火嘗踵至親厚于甲于本借菉豆充饑二人
竟升合不給令二人竟何如此可為專利之戒
公讀書不輟竟日忘饑　縣主令地方報幼丁養馬試
以文大加稱賞特蠲之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母太淑人云　公一日饑甚炒麸食之又云生垣時無
米湯公得一錢買李十餘食之不病令人視之亦是
異事
公年十六歲參政余公祖取至府教其公子
公嘗令垣同兄往城北採穀穗自執書卷隨之
公家貧嗜學大寒大暑行立坐卧手不釋卷每夜讀必
至三鼓每試必居第一門下士魏智垣師宮敬畢祺
畢長羅袞羅璜焦文魁顏希道邊九叙高節等
公家貧常竟日不食一日命垣於門生顏希道借米得
米三升菆菜二把萬曆十年希道年七十尚存垣以巾扇酬之

理刑郎中方公咨名士試以文奇之贈　府君兄弟以
詩有美爾真雙妙攜手鳳凰臺之句
公通五經大學衍義補為文不襲時文
岳翁伯高才英氣　公始終事之如嚴君 垣 猶記伯翁
毆面血出次日猶請親厚者跪翁陪禮公官參議便
道過家 垣 隨侍謁伯翁四拜止答二拜向見葛少保
二弟傍坐又見尚書李義河答弟二拜然皆有師道
從學若府君敬兄不尤異乎
公弟恩光文光早卒撫其孤之綱之祐如己子國光貧
給養終其身
公在時於其兄弟每夜坐必言昔年窮苦事蓋歷履久
故言之不憚煩也一日取 垣 課批訖次日又取看云
偶饒讀子文遂忘饒
公嘉靖甲午選貢入太學丁酉王南江提學取第一入
鄉試舉第十名辛丑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
徐州洪便道過家聞　祖潁川公病即日起行至黃
河阻大風向河叩頭風息得渡人以為孝感
公任戶部管西太倉市果樹數十栽之人謂此差不過

一年種此何益公曰後人得食亦好何必自食又補
砌五十二衛倉場人至今思之
公管九江鈔關矢不染作文誓江太守王公廷幹勒誓
江文於石尚書潘公潢楊言於堂曰王主事榷稅九
江可謂不愧冰蘗矣
公僉憲大同大將軍仇咸寧出塞聲勢赫然公不為動
有殺平民報首功者公緝獲一訊輸服
公任貴州叅藩有黑白羿蠻三萬餘反官軍莫敢膺其
鋒公挺身撫平之議者謂與古人單騎降虜者烈足

朝

相方　三殿災奉
旨採大木晝入山林夜宿夷寨探虎豹之穴援藤葛之
莖茹瘴飲嵐櫛風冰雨竟以疾終公嘗題門曰赤心
報國直道事人卒不愧言
廷諭祭贈太僕少卿永寧建祠致祀從死指揮張朝王
之屏各給葬銀十兩垣先於本縣東郊建祠奉祀萬
曆癸卯年奉　撫按明文西關建祠春秋本縣致祭
忠勤公副墨
敬事說

君之官人也為事也非為官也士之入官也從事也非從官也官以事進事以敬集敬以心懋敬懋則事康事康則官釐官釐則職盡職盡則義協臣道也通於此說者易其備乎在易比之六二曰比之自內貞吉夫比之自內比之初也比而無觀則隘隘則志弗廣故廣之以觀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夫觀國之光近天子矣近而罔事則尸尸則官弗釐故釐之以坤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夫含章從事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光大則王事熙章時發則才美著

蓋至於坤而人臣敬事之義備矣今夫士賓興而來非自內之比乎出入曹省密邇紫禁非觀光之觀乎在曹省則肄政在紫禁則役令非含章時發從王事之坤乎古人有言曰慎厥終惟其始士至今日正涖官之始也事弗敬是弗慎厥始矣歆克光終之吉得乎維是貞度肅憲定經立程嚴出入以辨志時服役以論材風之也所以淑其性也摩之也所以鎔其慎也士誠念夫度事之紀也可貞不可敗憲事之綱也可慎不可逸經事之常也可守不可拂程事之閑也

可遵不可踰志事之基也可定不可奪材事之幹也可蓄不可炫貞度以度秉慎憲以塞逆守經以協極遵程以廸訓定志以坊慾蓄材以勑幾敬之至也一敬懋而從事貞涖官有則慎始之道也始慎終斯吉矣士也勉乎哉作敬事說

集衆思慮廣忠益論

漢諸葛武侯受昭烈顧命輔後主總攝國政一旦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慮廣忠益也君子曰賢哉武侯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法矣何者戡定國家非有俊乂之謀罔與濟翕受謀猷非有休休之量罔與容虛懷弘量非有至公之心罔與擴大公無我非有忠愛之誠罔與體忠以體公公以弘量量以翕謀謀以經世此相之道而武侯事業之本也慨自漢氏失御姦臣竊命曹操偽定於魏孫權稱制於吳昭烈以帝室之胄正位巴蜀丕承天序三顧武侯於草廬而立以作相擊吳伐魏經營四方補弊興衰光復舊物比少主嗣位武侯受遺命相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侯而侯也不自決且諭群下以集衆思慮廣忠益嗚呼

侯真賢哉漢廷諸臣莫賢於武侯其所謀議豈復有出於武侯之上者哉而侯之心莫敢謂人莫已若也有一謀之忠於國益於時者必取之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昭烈託武侯之意嗚呼侯真賢哉且當武侯之在相位也受顧命之託易驕也秉旄鉞之重易縱也操獨運之權易專也茂十倍之才易恃也而侯則降情以接物不為驕引咎以受規不為縱僉同以詢謀不為專撝謙以延賢不為恃是故於徐元直則欲其啓誨焉於董幼宰則欲其十反焉於胡濟則欲其數有諫止焉於州平則欲其屢聞得失焉納鄧芝之策而通孫權之好奇馬謖之計而克南方之戰嘉禕允之良而咨以營中之事賢向寵之行而握以行陣之樞汲引名士進蔣琬張裔於幕府妙簡舊德盡杜微譙周之器用謀無遺智舉不失策是以忠臣競呈其謀志士咸思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武侯何以得此哉觀其言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是言也惟其有忠愛之誠也已矣又曰若遠小嫌難相違復是

言也惟其有至公之心也已矣又曰每言必盡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是言也惟其有休休之量也已矣夫量足以有容則不棄人以任已心足以溥公則不違道以師心忠足以許國則不蔽賢以竊位是故俊乂崇而謨明忠益懋而時濟芟夷群雄威震八荒誅鉏干紀光昭萬世建殊功於季漢參王佐之元勳武侯事業之大疇非集衆思慮廣忠益為之本哉雖然是道也豈獨武侯以之匡漢哉堯稽衆而萬邦和舜好問而四方動洪範有謀及庶人之議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皆是道也彼有此義不明者其自視也謂位可驕謂欲可縱謂權可專謂才可恃謂獨斷無傷謂諂謀無益而其視人也謂諂為忠謂直為妄謂章善為比謂癉惡為忌謂遂于心者為好名謂遜于志者為于進遂使天地閉而賢人隱謨謀慝而國事非不惟不能忠君祇以欺君不惟不能益時祇以蠹時咎將安執哉若夫堯舜在上四海一家天生名世者出而當大有為之時乘大有為之勢事大有為之君篤忠貞以清天步登賢俊以匡明時

正已德以格君心節國用以恤民瘼一已之思慮審
矣而又欲集衆人之思慮在我之忠益懋矣而又欲
廣百官之忠益是蓋以九二大人之才應九五中正
之君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將以傾否濟泰
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再見唐虞三代之盛治者也
武侯何足云哉

五刑加減律議

議曰天下之治惡乎章曰教以淑之而已矣天下之教
惡乎貞曰刑以弼之而已矣天下之刑惡乎平曰情
以權之而已矣何者章善癉惡存乎教教也者以安
邦國以擾萬民者也教不立則治不章是故舜命契
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貞
教也治之所為章也輔治弼教存乎刑刑也者以詰
邦國以糾萬民者也刑不肅則教不貞是故舜懋皐
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肅
刑也教之所為貞也原心定罪存乎情情也者以斷
民中以蔽民訟者也情不通則刑不平是故穆王命
呂侯訓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

刑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原情也刑之所為平也夫治
敝矣淑之以教教壅矣弼之以刑刑撓矣權之以情
原情以用刑則刑斯平而不撓明刑以弼教則教斯
貞而不壅立教以揆治則治斯成而不敝是道也唐
虞三代以來必繇斯軌也恭惟我
祖高皇帝欽定
大明律一書有五刑加減罪例夫所謂五刑者曰笞
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是也笞者恥也即朴作教刑之
典也以懲小過自笞一十至笞五十其刑有五杖者
持也即鞭作官刑之典也以威小罪自杖六十至一
百其刑有五徒者奴也即入為賤隸任之以事之典
也以繩罪稍重者自一年杖六十至三年杖一百其
刑有五流者放也即古流宥之典也以放罪之重者
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其刑有三死者
滅性斷體即古大辟之典也以誅罪之極重者一曰
絞全其肢體二曰斬身首異處其刑有二夫是之謂
五刑名雖沿於隋而實皆因時以定制法雖襲于唐
而實皆緣情以定等於此而又有加減罪例焉即上

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之典也參伍以為例盡善盡美錯綜以成章有倫有要誠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或者乃議曰法如是罪麗是法止矣何又加焉加則虐虐則酷刑酷則文致深而煅練煩似非恤刑之仁也如之何其可登于理乎噫為是議者是徒知刑不可酷而不知我祖之律所謂加者其情之可重者而已矣未嘗于厥罪外有加也何酷之有又議曰法如是罪閱是法當矣何又減焉減則縱縱則黷刑黷則天討廢而國典虧

似非敬獄之義也如之何其可登于理乎噫為是議者是徒知刑不可縱而不知我祖之律所謂減者其情之可輕者而已矣未嘗于厥罪內有減也何縱之有自今觀之其加也曰凡稱加者從本罪上加重非故重也情有可重不得不加也其減也曰凡稱減者從本罪上減輕非故輕也情有可輕不得不減也曰惟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非減之過也死為重流亦不可輕也曰加者數滿乃坐非加之難也出可易入不可易也曰加罪止於流不得至

于死非重死刑也重民命也曰本條加入死者依本
條非慎本條也慎天憲也上稽天時下順人情立百
王之憲度為萬世之準繩我
祖制刑之善真可以弘麗人物而允升斯世于大猷也
哉雖然
祖之制刑也固無不善刑官之用刑也多罔協中記曰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是以君子盡心
今之用刑者苟加其可減是過于縮縮則傷天地之
和減其可加是過于贏贏則拂天地之肅柳歆求民
情可贏則贏斷民中可縮則縮果何道而可曰明與
斷而已在易噬嗑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言斷
言明也豐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也噬嗑以明明則克允豐以斷斷則乃成明矣而又
震以威之無奪于勢艮以止之無枉於貨兌以議之
無失不經巽以緩之無殺不辜如是則加減既審五
刑克當以此語教教貞矣刑官其克勑者乎以此語
治治章矣刑官其克贊者乎謹議
忠勤公家訓

訓子德業

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

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

訓子舉業

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之而已矣

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汝言也諾之而已矣

金石至言

廣東李年兄諱鸞者弟鳳中新進士子良桂中新舉人又一子年十六歲經史精通三場純熟已有決科之才予問其所以易中之由曰無他也夜間讀書二鼓睡五鼓興五日一次作文四篇日日不廢年年不廢造至純熟進場則他人生我熟決中無疑矣又二三場俱要記又要作熟又要與好人相處作會又要自已謙謹又要衣服淡薄又要不管閑事又要不驕矜

又要敬有司而不干以事此李門之所以盛也

父聞之今以告諸子學此作舉業自當兄弟同科高中無疑矣爾等其勉之爾等其勉之

右金石至言予

父任雲中時寄以勉予兄弟者中間讀書作文之法予兄弟受　命遵守自戊午科以來兄弟子姪科名相繼寔金石至言教訓之所成也茲次子象賁回家予心切式穀之望既述舉業德業四條以貽之矣念金石至言教訓諄切因並書以貽之焉子賁其勉之子賁其勉之萬曆元年春正月念日識

豚犬一門總一群紛紛長大俱成人自憐白髮遮玄髮
一逢冀登雲凖望雲粉署謾勞家第慮花箋閒寫肺肝
文丁寧爾輩今科近莫把光陰錯半分
久望翰兒出犬群莫甘落落不如人寄来家信三兩字
收拾年成八九分已喜象坤能好學還教象泰更摛
文千言萬語無他意一舉成名天下聞
久望垣兒出犬群莫甘落落不如人寄来文字增光焰
纔得科場暢紫芬好向窓前惜日月管教足下起風

雲千言萬語無他意一舉成名天下聞

久望干（後改名輔）兒出犬群莫丼落落不如人寄来七義頗清潤還仗三塲助彩芬從宦已能操白雪回家須要步青雲千言萬語無他意一舉成名天下聞

久望城兒出犬群莫丼落落不如人行年二九已婚配問道三五頗自分染翰摛文求進益登雲步月繼芳芬千言萬語無他意一舉成名天下聞

久望猷兒出犬群莫丼落落不如人讀書萬卷與千卷作課十分至百分齠歲工夫能愛日壯年科第定凌雲千言萬語無他意一舉成名天下聞

晉昔聞

府君述我

祖忠勤公教訓数事今附於後

一遇節日錦峰叔請假揭示曰節日倣假所以待常流之輩若夫豪傑之士一意向學孜孜屹屹夜以繼日猶恐不給何有於假

一會考論題五者成今日之功　府君誤以四事作五事

公大怒嚴為督責猶數日不懌
一府君自任中回家應試瀕行復命曰汝勿視科第為
難事全要自家立志堅定要中便中矣長途亦要時
時尋憶文義勿使光陰虛度也
贊曰 垣 自七八歲記事今七十八歲
府君履歷艱辛備悉胸中人有貧者
府君之貧半生饑餓四壁蕭然人有讀書者
府君誦讀手不釋卷夜必三更事親則生事葬祭竭力
盡心居官則平蠻督木竟致身殞事兄則敬畏如嚴
君撫諸弟孫幼賑贍族人則如慈親教子孫千言萬
語至慈至嚴處親友鄉人不失信義不交匪人蓋於
綱常倫理毫無虧欠而自身榮享則全未有也 垣 每
自惟念難報罔極惟願子孫勤儉孝友篤志詩書立
身行己務以
府君為法庶可以報德萬一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子孫念諸

少司徒王公傳

江夏郭正域 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

公諱重光字廷宣先世青州琅琊人三世祖貴徙新城

貴生伍伍生麟為潁川王教授實生公公生而早慧
總角補邑弟子有聲為太學選士丁酉舉於鄉辛丑
成進士授工部主事理徐州洪得便道還里聞潁川
君病梁邱遂趨駕往梁邱比渡河大風起稽首祝曰
天乎有父病且死子心亦且死一水不得渡河伯有
靈憐我乎俄而風霽竟得渡純孝之感也潁川君以
公至病瘥奉以抵徐綰轂漕道巨石齒齒懸水沫
流湍湃善潰公為繕堤防舟無留行漕運賴焉亡何
潁川君病不起哀毀如禮服闋除戶部榷稅九江九

江稱利藪公自誓為文投之江流曰身處脂膏而不
能茹苦蘖者有如大江已受事廉弊實除豪猾省乾
沒及瓜歲省
國漕數百石庚戌俺荅跳梁邊報旁午當事者以公能
晉秩僉臬守雲中時兵侍史公道議開馬市虜乘隙
蹂躪邊境大騷公以威懾之市事竣
勞賜金幣明年虜再入大將軍仇鸞方有寵勢甚張公
每見以禮勝之不為屈仇亦歛容仇部卒倚仇勢攘
奪市人酒脯不償直強宿人家招其妻女公戒徼者

逮至繩以法始歛戢不敢為暴仇客兵屯聚鎮城內
外十餘萬糧餉告匱仇動引軍令虛喝所司所司計
無出公廉知客兵得餉輒售因曰與其售也孰若與
之直官不募粟軍不賤糶遂白仇得半折直仇善之
客兵亦大喜得直餉遂給一言而公私兼利數十萬
強力應辦有如此仇出塞失利駕罪墩軍且盡置之
死以自脫公得狀盡釋之全活無筭辛亥我軍戰虜
小站口參將某不為援當劾夜馳金賄公公大怒叱
去暴其事秋虜擁衆入紫荊我軍戰却之有卒殺邊
民報首功公置諸法衆股栗蓋強直奉法其天性也
是歲捷聞
賜金幣尋晉少參守上谷條上谷機宜十二事悉中款
要公生平伉直儻蕩羞媕婀態以故忤當事者意隨
調貴陽貴陽有羿蠻黑白二種盤據落洪桀黠難制
猖獗奔突以貴之永寧赤水為門戶蜀之九絲為巢
穴群山峭峻蜿蜒自為城郭我師雲翔而不敢進嘉
靖甲寅復叛起四十八寨約三萬餘衆殺酋長焚屯
堡大肆流劫聲言攻赤水摩尼諸處直趨九絲行旅

不通川貴戒嚴丁巳

皇新　三殿求大木取辦貴竹諸夷為梗撫臣高公

檄公以便宜往撫公謂諸夷盤據出沒少出師不克

多出師無所佐軍興則以方畧授諸將分兵關隘絶

其援而自領大衆突入夷穴諸夷倉皇不及格鬬解

甲請命公單騎馳夷壘諭以禍福諸夷匍匐羅拜願

世奉款無他是役也不費斗粟不折寸鐵而夷酋面

縛險阻救寧撫臣上其事部議

請暫留公且督木事竣當大用公奉

命益感奮自效諸夷故感公威德爭以所知異木走報

公公入果峽口大落包霧露溝等處深叢密箐探虎

豹援葛藤上山乘權涉水渡一木舟從官或溺死有

勸公自愛者公曰固也

予旦夕坐明堂朝百辟豈臣子晏安時嵐烟瘴雨不少

休竟以是抱痾既得異木數百株山川縈紆百折萬

仞嶮巇飛湍瀑流轉石不可出乃效楚辭為祝嘏詞

三章以籲山靈一夜水發木行若馳似有馮焉病稍

間一日歸謂家人曰吾所為強疾盡瘁者冀報

恩耳言訖卒無一語及家事也撫臣又以　聞
憫念忠勤特加
恩賚賜祭蓋異數也壬戌秋　三殿告成大司空叙
前績
詔贈太僕少卿既以仲嗣
贈少司徒又以冢孫
贈御史大夫公性行孝友方亂而母沈安人見背三事
維母一如所生兩弟早夭撫其遺孤不殊已子居鄉
恂恂退讓君子也敭歷中外遇事慷慨不避艱險持
籌當機迎刃理解忠無有已鞠躬盡瘁矣年五十有
七配劉氏
封太淑人追
贈一品夫人子八人長之翰封副使次之垣戶部尚書
三之輔戶部員外郎四五早殤六之城淮安府同知
七之猷浙江按察使俱一品劉夫人出八之棟高陽
縣知縣李氏出孫男十九人之翰子二象坤山西左
布政使象泰舉人之垣子三象乾少師兼太子太師
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浙江右

布政使之輔子四象蒙光祿少卿象震金卿訓導象
斗戶部主事象節翰林院簡討之城子四象長德安
府同知象孚象益訓導象履大寧縣知縣之猷子五
象恒巡撫應天都御史象復保定府同知象鼎象豐
臨清叅將象春南京吏部郎中之棟子一象曾候選
縣丞曾孫三十餘人其登南宮者與徭翰林庶吉士
錄賢書者與善
史域曰夷酋發難時輕言勦則難為威輕言撫則難
為恩公以勦用撫以撫行勦不撥矢不殷輪而西土
以寧不可謂
社稷之臣乎今或急於見効而輕用其衆威與恩兩傷
而
國威民命所損為多兵可易言哉益信公之難也既而
蠻酋效順鬼神啓靈竹苞松茂君子攸寧則用夏變
夷為我用矣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公今血祀西土
猶披髮大荒捍災禦患沒為明神手纔兩襪而子孫
如雲如龍簪笏滿床所至以功名顯以清白忠勤聞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公之遺澤遠矣

平蠻督木傳

京山李維楨 按察使前翰林院修撰

貴州布政司參議王公山東新城人也歿

贈太僕少卿故稱王太僕復以仲子少司徒貴

贈如其官故又稱王司徒云公名重光廷宣其字居濼

川因以為號成進士由司空司徒郎歷藩臬皆知名

獨貴州最著貴州分守貴寧安平後先三載多惠政

獨平蠻督木二事最著舉其著者永寧宣撫司所部

有羿蠻焉凡四十八寨其地曰落洪通四川九絲夷

而時蠶食貴州之永寧若赤水諸衛景泰天順弘治

迄嘉靖初大興師討之甫定而我士馬物故略相當

矣歲甲寅蠻杜皮以私忿殺其酋張狗兒合黑白兩

種蠻三萬寇當路塞焚廬舍廐置繫纍男女旄倪不

時贖輒刳殺之所過儋石之儲無憖遺者周道千里

鞠為茂草焉是時新營　三殿貴州當採木木產

諸夷而以羿蠻故方命大司空莫知計所出撫臣高

公廉公知深而勇沈檄以便宜行事公集薦紳大夫

若鄉三老若博士弟子員曉暢兵要者咨詢蠻所繇

叛與其道里險夷種落強弱翔實曰吾知所以辦此

矣夫蠻非敢仇中國弑其酋虞不免誅困獸猶鬬耳
今將盡獮薙之必徵師數十萬餉金稱是且非累數
歲不可其如民何蠻負固謂我厚集兵而後敢入忸
不設備時乎時乎間不及謀故師宜神速也彼所與
非我族類迫而散走亡命匿藏我兵深入大索將柰
何故蹊隧宜杜也乃廣間諜謹斥堠趣收保而部署
諸材官有膂力心計者得指揮使丘東陽以兵三百
人守水落古隘路指揮使桑珪以兵三百人守得要
關指揮使李蕚以兵五百人入石圓坪裏甲啣枚具
藺石渠荅虎落木樵枝聯不絕而公身率部下敢死
士千人以千百戶袁儒林成棟等分領之曰不入虎
穴安得虎子為師期宿而至落洪不如約者有常刑
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將吏以公素不貫金革叩馬固
留公怒斬牲示戮唯余馬首是瞻却者有如此柱夜
中乃令服兵擐甲縛馬舌出火竈行頭皆官帥攤鐸
拱稽既導巢窟蠻寂無知者公乃周麾而呼鳴鍾鼓
丁寧錞于士譁釦距踊屋瓦盡振聲動天地灌脂束
菁藝之光明炫燿勢熏灼人蠻皆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竄東西則丘東陽等扼吭犄角一二潰圍者立
磔之蠻乃大哭聲亦動天地酋長肉袒伏斧質詣吏
請死公令舌人召其酋數之曰何以謝吾死亡者則
取首禍榜笞數千刺剄甚者皮面決眼剄和門下何
以給吾被鈔鹵者願以夷俗十償一何以明不叛則
棄其鎧弩散髮獻體無持尺寸矣何以明久要則契
箭牌歃三物血乃釋酋縛予杖象羅拜乞哀公始貰
之衆復羅拜公率而北鄉呼萬歲者三為吏約束易
置軍吏而退是役也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貴人所為
日夜切齒腐心者一洗之手舞足蹈謳吟不絕口撫
臣上功請加爵留采木

上

褒勞之而俟工竣予殊擢公益感奮勤于其職隨山刊
木若果峽口大落包霧露溝即土人所不到無不畢
至山則綴釘于履水則浮一木渡瀕死所者數矣有
王張兩指揮者竟死而公賴天幸得免跋涉自若客
風公何自若乃爾公曰

天

子朝會無所臣安得有家諸夷爭以異材效公顧絕壁
萬仞下臨不測之淵巨石衡貫其中人力末如之何

公齋沐露禱為祝嘏詞三章以告神忽大雨萬壑鬥
沸木不脛而馳一息踰數舍衆驚為神助而公廢寢
食衝瘴厲經年不少休疾在死法中不起矣撫臣以
聞下禮官禮官言公砥節者公死而後已宜有贈賉
詔荅曰王重光忠勤可憫其予祭一壇王張兩指揮給
葬具又三年　三殿成大司空言貴州木甲諸路
而公功為冠事竣加爵有成命在
贈公太僕少卿貴州人為立祠配文成侯祀號曰二王
公嘗與李參將爵都肄士一發九矢如樹而貌文弱

粥粥若無能李深愧謝居平署其門曰赤心報國直
道事人病甚思飲雨水頃之雷雨大作復口占有小
醜魂飛忠臣福届之句其鞠躬王事孳孳汲汲雖彌
留不少恇懼如此到于今諸夷經公祠搏顙作禮然
後去旱乾水溢禳賽受命如嚮子姓禪其業起家八
座九列侍從方面若登賢能書者數十曹海內稱右
族則山東王氏首僂指矣
舊史氏曰余入蜀承乏攝督木事而播酋方蹂躪川
貴軍將覆沒朝臣相視而嘻無論費不貲盖民之死

亡者数十百萬矣木出夷方冷磧者佳夷馬應龍攘之播亦圉奪我商木無筭在事之臣誠得如王公材諝夷不為梗而為用我不喪兵而可坐致木視今日利害不相萬哉余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語有之活千人者封公所活倍蓰矣生不封死而尸祝之子孫繩繩賁相望于鍾鼎竹帛間天有顯道不信然哉

樂川先生贊　山右王家屏門人大學士

瑯琊華胄鄒魯大儒學探道奥志攝氣樞鑿石呂洪狂瀾抵定投書潯江清衷可鏡旬宣雲朔師表衿紳英髦蔚起允荷陶甄匪直人文一新觀睇肅肅軍容翕安節制倖帥跋扈虎尾是蹂朋邪根據鼠器可投蠢爾羿蠻狺狺狂吠計扼其吭反擊其背疾雷乍震膏雨隨敷凶渠請死老稚懽呼以奏膚公

子曰嘻山則有木汝留度之乃入深林乃升大麓瘴雨晨馳嵐煙夜宿梁木甫集哲人遽萎

卹恩昭錫慶祉冥綏竇桂王槐周禎翼翼丕踐先猷永扶

皇極先生之烈二儀行空先生之節百世可風其徒為

文表之隧道言具有徵汙不阿好

王公平蠻督木賛　北海馮　琦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江左諸王肇自始興奕世衣冠被于雲仍新城之盛逾六十載天祚明德表于東海桓桓太僕萬夫之傑牂牁金筑分符弭節匪茹羿蠻翳匿窮藪雖則癬疥寧容稂莠

天

子命之信我天誅懸師萬里載馳載驅乃誓乃師以剷以宥潤草膏原凶渠泥首乃任其土乃人其人不遺一鏃掃氛息塵　三殿聿新惟棟惟榱公再受命載渴載饑神之瘁矣綏此遐方力之痺矣為

天

子堂　國有大蒸以死勤事天眷忠貞永錫不匱厥年不永餘慶則延子孫保之千百斯年

念祖約言後序

福唐葉宗伯臺山傳云今宇内推名家則新城之王王氏自北海遷及今僅數世耳而冠蓋蟬聯錯起代興何昭鑠也夫宗伯公見推許

如此何以致之論者有以家教言者有以星命言者有以堪輿言者竊意三者誠不可無揔之

祖宗積德為本耳有祖宗之世德然後子孫成世業子孫成世業又當修祖宗之世德居息而逸豫侈肆而不檢固非所以守世業不背祖宗之世德乎蘇老泉曰人而不知祖宗之所自其違禽獸不遠矣

約言所載人録一册仰法

祖宗以為淑身教家之助未必無補云

五世孫王之垣謹書